

續資治通鑑

冊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窰兵部尚書兼都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軍務兼理糧餉世

宋紀一百五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二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臣曰漢人與夏

皇帝

元祐六年

遼大安七年

春正月壬戌遼主如混同江

癸

酉詔祠祭游幸毋用羔羊

丙戌以龍圖閣直學士

知杭州蘇軾爲吏部尚書

中丞蘇轍言自來河決

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

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北理必不可

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

欲引歸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

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
分水之議而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
路監司奏隨宜開導口地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
急隄岸釀爲二渠臣覩其指意雖爲減水其實暗作
回河之計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
河北同安撫轉運諸臣踏行開述利害聞奏如臣所
言不妄卽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
去馬頭鋸牙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
財賦不至枉費則天下幸甚 二月辛卯以門下侍
郎劉摯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待制知
開封府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以御史中丞
蘇轍爲尙書右丞

（攷異）宰輔編年錄謂轍與劉摯
王巖叟同日除今從長編及宋史

命旣下

而右司諫楊康國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行下蘇軾

改翰林學士承旨避嫌也 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
信爲端明殿學士禮部尙書 己亥遼主如魚兒灤

壬寅遼主命給渭州貧民耕牛布絹 辛亥王巖

叟奏事罷留身曲謝言於太皇太后曰陛下聽政以
來納諫從善凡所更改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
下安靜惟願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復少進而西於
帝前奏曰陛下今日聖學當辨邪正聞有以君子小
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
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內小人外則泰君
子外小人內則否小人旣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
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三月庚
申朔御邇英閣呂大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
圖置坐隅從之 癸亥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

彥若黃庭堅所修也帝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呂大防
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 壬午賜禮
部奏名進士馬涓等及諸科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
人 丙戌遼主駐黑龍江 夏四月辛卯罷幸金明
池瓊林苑先是呂大防請爲賞花釣魚之會有詔用
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
順宜罷宴衆皆竦服 夏四月壬辰呂大防劉摯奏
危竿諭一事在三十六年之前注釋失仁宗意蓋聖
意以爲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
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食食之
固無害以其名不正也況邪佞小人乎 乙未復置
通禮科從禮官請也 丙申詔恤刑 辛丑詔大臣
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仍搜訪遺材以

備擢任 夏人寇熙河蘭岷廊延路 壬寅太白晝

見 壬子賜南平王李乾德袍帶金帛鞍馬 癸丑

以戶部員外郎楊畏爲殿中侍御史中丞趙君錫所
舉也畏先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會呂惠卿舒亶
以進罷之至是復有此擢王巖叟移書詰劉摯摯不
從畏初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爲鄆州教授
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意畏與摯善後呂大
防亦善之大防摯異趨皆欲得畏爲助君錫薦畏實
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擊摯焉 五月己未朔日
有食之罷文德殿視朝 庚申詔呂惠卿除中散大
夫光祿卿分司南京權中書舍人孫升封還詞頭以
爲惠卿量移未三年無名而復必不可行壬戌進呈
呂大防劉摯等皆持兩稟旨太皇太后曰候及三年

樞密都承旨劉安世言陛下初踐宸極以呂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是以逐之遠方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踰再歲攷之常法猶未當敘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請若惠卿之命遂行將藉以復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爲天下國家之計者其得安乎不聽 庚辰詔娶

宗室女得官者毋過朝請大夫皇城使

詔翰林學

士承旨蘇軾兼侍讀

丁亥後省上元祐敕令格

六月壬辰錄囚

甲午遼主駐赤勒嶺己亥倒塌嶺

人進古鼎有文曰萬歲永爲寶用辛丑回鶻貢方物

于遼癸卯遼以權知東京留守蕭托輝

舊作陶隗今改

爲契

丹行宮都部署

甲辰置國史院修撰官

丁未遼

端拱殿門災

秋七月戊午朔回鶻貢異物于遼遼

主不納命厚贈遣之

己巳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

災傷而今歲大水尤甚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己卯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侍御史賈易率同官楊畏安鼎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攷驗詔用其說范祖禹封還錄黃奏曰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

八月戊子朔賈易上疏言蘇軾頃在

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

民亦勞止引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第轍早
應制科試文繆不及格幸而濫進與軾皆誹怨先帝
無人臣禮至引李林甫楊國忠爲喻奏旣入又有別
疏宰執進呈具言易前後異同之語退復具奏曰臣
等竊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
職之人皆在江淮易來自東南此疏不惟搖動朝政
亦陰以申羣小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尋以本官出知
廬州 庚寅遼主以霖雨罷獵 辛卯詔御史臺臣
僚親亡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舉 壬
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旣爲賈易誣詆趙君錫
相繼言之後數日入見具辨其事因復請外詔以龍
圖閣學士知潁州 乙未御史中丞趙君錫罷爲吏
部侍郎以附和賈易論蘇軾也尋出知鄭州 己亥

令文武臣出入京城門書職位差遣姓名及所往

壬寅遼主幸慶州謁慶陵 乙巳詔章惇復右正議

大夫惇坐蘇州買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滿當復故有

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不當用常法敘復于是更

詔候一期取旨 己酉修神宗寶訓 癸丑詔鄜延

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

贈官降官等 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既還蔡確

母明氏自轎車中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士取而

去及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

不獨爲吟詩謗讟緣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

確當便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挂意劉摯曰只爲見呂

惠卿一年量移便來攀例蘇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

刑部三年之法呂大防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

摯以發遣爲太甚大防復奏乞且令開封府告示朱
光庭封還錄黃言確罪比四凶豈有復還之理乃以
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摯乃令本
房出告示不復坐聖旨旣而復降錄黃過門下給事
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 甲寅王巖叟言秋氣已
涼陛下閒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
惜寸陰願以舜禹爲法帝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
也帝問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後歷
仕四方無常師帝問何自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閒居
北門始識琦遂薦辟學官又辟幕府復隨之居相三
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
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閒惟有誠意而已臣佩以終
身帝稱歎久之它日又因入對論取士巖叟曰天下

非無材取之不遠采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沈滯之嘆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又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德意推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于上不以一身自便爲心帝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帝領之乙卯夏人寇懷遠砦

閏月壬戌嚴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甲子以龍圖閣待制知鄆州蔡京知永興軍從呂大防請也是日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知永興軍李清

臣爲吏部尙書王巖叟曰恐公議不協旣而奏可巖叟謂同列曰必致人言錄黃過門下省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除命旣下左正言姚勔又論其不當已而三省復欲用蒲宗孟爲兵部尙書蘇轍言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尙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尙書共闕四員若並用此四人使互進黨與氣類一合不獨臣等無可柰何卽朝廷亦無可柰何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朝廷自此不安靜矣議遂止壬申以知揚州王存爲吏部尙書清臣知成德軍

刑部侍郎彭汝礪與執政

爭獄事自乞貶逐甲申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

邊臣言夏人寇麟府二州壬辰詔州民爲寇所掠廬舍焚蕩者給錢帛踐稼者賑之失牛者官貸市之

癸巳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丁酉王普等遷官有差 詔歲出內庫緡錢五十萬以備邊費 丙申

遼主還上京己亥日本遣使貢於遼 甲辰幸上清

儲祥宮壬子宮成議將肆赦王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于聖治也乃止 冬十月丁卯

有流星晝出東北 庚午朝獻景靈宮還幸國子監

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祿轉對請視學故有是舉 癸

西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對甚久論劉摯及蘇轍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雖賊汙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因具摯黨人姓名王巖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覲曾肇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槩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榮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左正言姚勔入奏並言摯朋黨不公右正言虞策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甲戌摯以鞏爲姻家轍以嘗薦鞏皆自劾詔荅不允轍又言頃復見臺官安鼎亦論此事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尙在朝廷然鼎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賴聖鑒昭察君錫與易卽時降黜鼎

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伏乞早賜責降
使鼎私意得伸是日輟與摯俱宣押入對對已押赴
都堂摯先出待命於僧舍乞賜罷免戊寅王巖叟言
方今勦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豈可因一二偏辭輕
示遐棄安知其閒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爲地者
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
職 辛巳帝謂呂大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初不

爲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摯與通簡又延接章惇之
子牢籠爲它日計初邢恕謫永州舟行過京師劉摯
故與恕善因以簡別摯摯荅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
俟休復持簡者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恕舟安在東
濟傾險人也數有求于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錄其
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釋其語上之以

休復爲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它日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閒與之接雍畏遂謂摯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帝於是始有罷摯意太皇太后亦怒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且求去位奏入不報

遼命燕國王延禧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 癸未詔京西提刑司歲給錢物二十萬緡以奉陵寢 甲申王巖叟奏臣之區區欲有所言不爲一劉摯爲陛下惜腹心之人太皇太后宣諭曰垂簾之初摯排斥茲邪實爲忠實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巖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楊畏乃呂惠卿黨但欲除陛下腹心與茲邪開道路耳時已有詔鎖學士